

月下影

烟朦胧，月朦胧，水濛濛，纱朦胧，目之所及，便是一团又一团水墨滌染。我想，那月意象遍满诗篇的醉仙，大致也未见过如此赤得发白而淡得透血的月。一轮古而原始卵子也似的月，不晓得缘何引得素娥奔，貂蝉拜，雌兔望而孕，但像封神演义中赤精子所持的阴阳镜一般，沉住了故人的心。观音娘娘有千张脸，有男有女有童子；众大士有千张脸，有佛有魔有猪猡。月如有脸，我想那也是千张脸，又是苏轼又是苏辙，可以是相思的无名女子，苦寒的戍边丈夫，理想化的清明皇帝，到不了的海外仙山。都是月。当然也可以是奸诈的小人，阴险的妇人，吃人的狼。都是月。月是清皎的，也是诡谲的，是无数人意象化的神灵，寄托千奇百怪思想的储物箱。

我喜欢追逐月下的影子。太阳下的影子，只像古希腊神话中俄狄浦斯王击败斯芬克斯猜出的谜底一样——早上四条腿，中午两条腿，晚上三条腿——奇怪又荒诞。月下影，是飘忽的，是缥缈的，难怪苏东坡要在月下起舞，恍忽天上人间。月下行走，是一种孤独的自乐。忽而我会变成牵着影子的牧羊人，忽而我的影子会变成草原上孤单踟躅的一匹狼。风波浮动，影子皱成了一毂一毂的涟漪荡漾着，荡漾着，静悄悄地流动。月下影，是我的另一半。男人的一半是什么？是女人？青春的一半是什么？是垂暮？活着的一半是什么？是沉寂？于是，我总会这样期盼着，在我沉沉入眠，将睡未睡的那一刻混沌中，月下影会伴着床边月光，披星戴月，踏着尘埃，飘荡在风中，奔行在一个我闻所未闻未见的世界中去。

他到了。

这是一个怎样的黑黢黢的世界。蚰蚰和夜莺是吟咏者，萤火虫是普罗米修斯，带来星星点点的冥火。山猫和土刺猬闪动着碧眼，它们是先驱者柏拉图和孟德斯鸠，是指路人孔仲尼和李耳老聃。瘦棱棱的枝条星罗棋布，它们是纵横捭阖的术和道。二胡和唢呐是永字八法中的点和画，只会飘逸，不会声响。高山和流水是一端砚和一泼墨，静静变更，沧海桑田。我的月下影就在此间飘荡。他生着阿克琉斯的踝，生怕地上有哪只留情的草，稍一撩拨，便将他沉沉勾去。他也生着阿芙罗狄涅的足，担心哪里有多情的玫瑰，将他刺痛灼心。卵子也似的月吞吐收缩间，诞下一个又一个月下影，在墨点作的雨滴下飘摇。浮萍无根。那是一个又一

个白日间浓墨重彩，粉墨登场的人的月下影，在月下，都只不过黑黢黢的，来到这墨般的世界游荡。

每日，披挂着血红惨绿烂黄阴青在烈阳下招摇。每夜，只着黑漆漆在寂静的永夜中漂泊。

到得哪日，这月下影不再漂泊了，找个砚山一靠，墨水一卧，便化作一块石头，一汪水，在这古而原始卵子也似的月下，归于沉寂。

烟也灰，月也浊，水也浑，纱也乱，目不视物，却那样安乐静寂。便是这一个月下影的世界。